

神也
爱兔子
著

似 西 江 水 忆 君 心



YI JUNXIN
SI XIJIANGSHUI

她在山河倾覆里艰难生存，恨与爱难收；
他在千军万马中驰骋如风，情与义难全。

那一场迟来多年的幡然醒悟，
是否还能隔绝物是人非的悲哀？

谁把流年暗偷换？谁把相思熬成灰？

她慕他时，他已错过；
他恋她时，她已无力。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忆君心似西江水/神也爱兔子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13-4173-0

I. ①忆… II. ①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8052 号

●忆君心似西江水

著 者/神也爱兔子

出版人/方 鸣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喆

责任校对/李向荣

装帧设计/玩瞳装帧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80 千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173-0

定 价/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第一章 几回魂梦与君同
- 第二章 国破山河碎
- 第三章 胡风吹朔雪
- 第四章 公主琵琶幽怨多
- 第五章 离愁渐远渐无穷
- 第六章 胡汉有女初长成
- 第七章 庄生晓梦迷蝴蝶
- 第八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
- 第九章 谁念西风独自凉
- 第十章 才脱虎口
- 第十一章 又入狼窝
- 第十二章 四面边声连角起
- 第十三章 别后再逢君
- 第十四章 奈何伤往事
- 第十五章 古来征战虏不尽
- 第十六章 恨别鸟惊心
- 第十七章 情不知所起
- 第十八章 雕栏玉砌应犹在
- 第十九章 忆君心似西江水
- 第二十章 塞北牧歌
- 第二十一章 未妨惆怅是清狂
- 第二十二章 古原无语释秋声
- 第二十三章 飞歌醉碧宵
- 第二十四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 第二十五章 长恨无绝
- 第二十六章 还君明珠双泪垂
- 第二十七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
- 第二十八章 入骨相思
- 第二十九章 无情不似多情苦
- 第三十章 心似已灰之木
- 第三十一章 只为相思老
- 第三十二章 心悦君兮君不知
- 第三十三章 从此萧郎是路人

第一章几回魂梦与君同

西晋末年，司马皇族间爆发了一场争夺中央政权的混战。

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太熙元年（公元 290 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

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后，皇后贾南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公元 291 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这场战乱后，天下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群雄并起，各自倚靠势力占据一方，此时的西晋王朝已是岌岌可危，战火连绵使百姓苦不堪言，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为黑暗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匈奴趁虚而入，进入关中一带。汉太祖光文皇帝刘渊死后，刘聪杀死太子刘和篡位，命建威将军刘曜与河内王刘粲长驱入洛川，与西晋军队周旋于河南一带，攻陷晋台垒一百余处，包围洛阳。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刘曜同石勒、王弥合攻洛阳，刘曜命其部下烧毁洛阳坊市，杀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

这一日，正是匈奴军队浩浩荡荡撤出洛阳，班师回朝之时，天空骤起阴霾，寒风凛冽，竟下起了皑皑白雪。这雪下得又大又急，让将士们措手不及。不多时，地面已积起厚厚的雪，直没入人的膝盖。

行军的速度不得不变得缓慢，步履维艰地向前移动着。

饥寒交迫的感觉折磨着这群刚打完仗的匈奴勇士们，他们是逢人便抢，无恶不作，见了寻常百姓，若是不给吃食和衣物，轻则一顿毒打，重则直接让其毙命。

此时正行进到并州，大家一进城，便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歇息。

“将军，看这天气，恐怕短时间内也是恶劣得紧，不如暂时在城中休整一晚，明日再出发吧。”侍中王弥看了一眼窗外，向坐在桌前小憩，一身华贵暗紫色裘衣的男人道。

男人并未抬眼，似是有些疲倦地摆了摆手，漠然回道：“你安排吧。”

王弥见他一脸倦容，轻声应了声“是”，掩上房门识趣地退出了房间。

刚下了台阶，却见一青衫女子掩面而过，慌慌张张地向上走，似乎是怕人瞧见面容。他随即警惕地大声叫道：“站住！”

女子身形一顿，停滞片刻，却是头也不回地向前跑。

王弥越发觉得蹊跷，想上去抓住她问个明白，不料那女子却好似脚下生风，一眨眼工夫便了无踪迹。

这“潇湘楼”本是并州数一数二的大客栈，人虽多，也是鱼龙混杂，他曾劝将军另寻好的住所，但未被采纳。这会儿他追赶着那女子的踪影，却在混入一片人群后再也寻不见了。气得他是怒目圆睁，胸中火气翻滚。

扶着墙壁，司马辛好累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回头发现那男子还在到处张望着，生怕他抓住自己，只好又跌跌撞撞地向前紧跑了几步，见他依然穷追不舍，她气得直咬牙，迫不得已推开了一扇客房门，想要暂时躲避一下。

刚从市集上回来，她便发现客栈的气氛有些不对劲，走到里边一见一些匈奴装扮的人就知道大事不妙，一定是有匈奴兵经过这里。刚刚那男子的着装，分明就是一员匈奴将领！

她好不容易从皇宫逃了出来，若在此时被抓住，岂不是功亏一篑？

“又是什么事？”正当她惊魂未定地靠在门前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时，房间内突然传来一

个略带冷然的声音，似乎是被打扰到，夹杂着一丝明显的不耐。

辛好吐了吐舌头，竟不知这客房是有人的，有些不好意思，她带着几分歉意和几分请求道：“这位大人，请恕小女子无礼，但现在实在有事不能出去，希望您就让我在这儿站一会儿，就一会儿，马上就走，绝不会打搅您！”

房间里萦绕着淡淡的檀香，布置精美而高雅，她猜想此人必定身份不凡。

“女人？”虽是疑问，却是肯定的语气。

接着，一声座椅搬动的声响后，阵阵沉重的脚步声朝着她而来。

辛好刻意低着头，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她并不知道这人的真实身份，如果让他认出自己，是晋国公主后果会是怎样？毕竟匈奴兵刚离开洛阳不久，还在四处找寻司马皇室族人。

在她左思右想时，一双紫黑色厚底狐毛靴已出现在跟前。

刘曜冷着一张脸，看着眼前低眉顺眼的小女子，梳着简单的双垂髻，发饰了了，一身纯白绣花小袄套着淡青襦裙，外罩一件雪裘披风，身姿娇小，别有一番淡然如菊的气韵。

“为何不抬起头来？”逼近她，他微微皱眉，语带不悦。看她的样子，也不过是十三岁左右的年纪。

辛好想后退，可惜已被逼至门前，她有些不甘地抬起头，说道：“这样冒失地闯进你的房间是失礼，可是我也说了，却是事迫不得已要在此避一避，等过了这会儿马上就走，难道你堂堂大丈夫连这点肚量都没有吗？”

面前的男人年约二十二三，身長九尺左右，虎背熊腰。他以顶天立地的姿态站在她跟前，巨大的阴影立刻笼罩了她。

他好高！辛好呆呆地看着他，她几乎只能是勉强达到他胸口处！

一袭华贵的暗紫色裘衣，袖口处绣着精细的云纹，披着黑色的貂毛披风。一双深褐色的眼眸深沉复杂，目光凛冽如刀，因为风寒的缘故，两颊泛着一丝不正常的红晕，唇色泛着些许淡白，但却丝毫未减弱他周身飞扬的剽悍之气。

丰神俊秀，风姿卓然，天生一股睥睨天下的威仪气势，他就这样迅速虏获了她的目光！

辛好心里漏跳一拍，暗觉不妙，按这人的容貌和服饰看来，不是匈奴将领便是匈奴贵族！

刘曜没有急于回答她，虽不施粉黛，但这小女子姿容秀雅，气质不俗，并不像是寻常百姓之家的人。

他此次虽受皇命与石勒、王弥共事，但心中对两人并没有好感。这两人一个脾性焦躁，喜怒于形，一个老奸巨猾，贼眉鼠眼。

料想那王弥一定又是不知从何处将这女子强掳了来献给他，以此讨好自己。

“你回去吧，告诉王弥，”转身走回桌前坐下，刘曜一手撑着额头，懒声道，“不必费这心思，本将对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不感兴趣！”

辛好愣住，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思忖片刻，似乎了解了他的话中的大意。他自称为将，那便是匈奴的将领了，照这意思，好像是他以为她是部下为讨好他而献上的女子！

思及此，小脸赫然泛上一缕羞恼的红晕，带着愤恨，她走了几步，掀过软帘快速踱步到里间，看着撑着书桌闭目假寐的男子道：“你是匈奴的将军吧。你们与司马家族争斗不要紧，可是不要殃及了百姓，毕竟他们是无辜的。这天下谁做了皇帝，都还是这些百姓为民，这道理想必你都明白！”

他那俊若神祇的容颜使昏暗的四周顿时仿佛都璀璨了起来。她本以为只有在关中这样的人杰地灵的地方，只有在他们汉族的男子中才会有这样英俊的面容，就像她的邳哥哥一样！然而让她惊讶的是，被司马皇族一致视为粗鲁低贱的匈奴人中也有着这般英伟的男子！

刘曜睁眼，抬眸对上她灿如星辉、澄澈如雪莲一般的乌眸，一闪一闪地扑闪着，就好像

是夜空中最明亮的北极星！没有丝毫的怯弱和退缩，她的眼中坚定如磐石，这在他有生以来，是未遇见过这般倔强不怕死的女子的！

北极星……他怔了一下，脑海里闪过很久很久之前见过的一双眼，记忆中，那双眼也如同此时的她一样，漂亮而干净，璀璨夺目，感人心神！

薄唇噙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他淡淡道：“想不到你一个小丫头竟敢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他如刀锋一般锐利的目光看得她有些疼得慌。故意挺了挺脊背，她壮着胆子胆子回答。

而他不知，其实她心中早已后悔不迭，刚刚直接走了就好，干什么还要回头来跟他争辩几句？明知这人是匈奴人，自己竟还敢对着他大讲道理，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若他认出了自己，外面又是另一些匈奴人，那岂不就是羊入虎口，插翅难飞了？

“那你可知道，有些实话是说不得的？”语气闲散，却是带着冷然如冰的气息。

她未免太过胆大包天，这样在他跟前毫不避讳地侃侃而谈，难道真以为他不会杀了她？

幸好心里也开始打小鼓了，她不是怕死，而是不能死。她还要留着命给百姓希望，富国兴邦，一雪司马皇族耻辱。

看着他漠然萧肃的神情，稳了稳心神，她低声道：“将军知晓事理，为人刚正，绝不会为难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子。”

“呵，”嗤笑一声，刘曜重新阖上眼，“你倒是挺牙尖嘴利。赶紧走吧，趁我没改变主意为难你之前。”

他不是不为难她，而是现在实在没心思跟一介女流之辈纠缠。天气恶劣，行军迟缓，军中粮草所剩不多，将士们也已疲劳至极，离平阳还有很远的路，军饷又迟迟不到，这才是当下让他头疼忧虑的事。

“多谢大人。”默默地退出房间，掩上房门，幸好终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她堂堂的晋国公主，竟然还要对着敌军将领低声下气，真是憋气！他说她牙尖嘴利，这算是赞誉呢，还是讽刺？一边在心中恨恨地骂着刘曜，一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公主，您可回来了，这都出去多久了，奴婢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刚推开房门，幸好就被鱼夕一手拉住，上上下下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看着她一脸焦急的模样，幸好从怀中取出两包用黄皮纸包好的中药，递给鱼夕笑道：“鱼姐姐，我没事。还有，以后可不要再叫我公主了，现在出了皇宫，咱们就是一对普通百姓家的姐妹而已。”

鱼夕接过药，幡然醒悟过来，连忙点头：“是是是，倒是我又糊涂了。”

幸好解下披风，抬脚向内间走去，一边问道：“嬷嬷的病好些了吗？”

“早上吃了一味药，烧退了许多，但身子还是虚弱得很，现在应该睡着呢！”鱼夕打开皮纸，将一包草药尽数倒入陶罐内，面露忧色。

坐在床沿，幸好将手探上张氏的额头，确实不像先前烧得那般厉害了。

半晌，张氏悠悠醒转，睁眼见幸好坐在身旁，便挣扎着要起身，口中气息微弱地唤道：“公主……”

幸好伸手压她躺下，说道：“嬷嬷不要多礼了，好生躺着。”

“奴婢对不起公主啊，辜负了淑媛娘娘的一片苦心……”她跟了辛好的母嫔魏淑媛八年，那温婉美丽的女子待她如知己般，从不曾委屈她半点，可惜红颜命薄，在平乐公主四岁时便染了病，香消玉殒。

还好皇帝对魏淑媛有一丝情，这么多年对待平乐公主虽及不上皇室其他姐妹兄弟，倒也还算过得衣食无忧。不料这次洛阳被匈奴大破，皇宫被那些蛮子胡乱践踏，王公贵族死亡不计其数。张氏带着平乐公主和宫女鱼夕也是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但因走时慌张

仓促，也未来得及带任何钱财银两，这几日是一路遮遮掩掩，靠着辛好卖身上的饰物才得以存活下来的。昨天行至并州，自己又不巧染了风寒，连累着公主也要跟着受罪。

握住张氏略带凉意的手，辛好安慰道：“嬷嬷不必内疚，这些年若不是有你照顾爱怜着我，好儿此时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世上了。如今你只要好好休息着，等身体大好了，我们再走也不迟。”

苍白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张氏满眼含泪，抖着形容枯槁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

“嬷嬷，以后别叫公主了，还是叫好儿吧。虽然现在逃了出来，但局势混乱，还是谨慎些好。等你身子恢复了，我们就继续赶路，一定要早些到建邺找到睿皇叔！”辛好为她垫了垫枕头，低声道。

“一切听好儿安排。”张氏有些疲惫地合上眼，刚刚睡了一觉，捂出些热汗，但还是觉得乏力得很。

辛好看她气色不大好，也不再说话，起身打开窗户一隅，向外看了看，眉间掠过一丝忧色。

这客栈里人虽多，但始终有匈奴人在，她心里还是不安，但嬷嬷此时身子还没好，她们又不能走，只能少出门为妙。

想起刚刚在那匈奴男人面前高谈阔论的样子，她真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这逞强争锋的性子若不改改，迟早要害了自己！

夜色沉沉，白天喧闹不已的客栈此时终于安静了下来。街上偶尔传来巡夜人敲梆的声音，一声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拢了件氍毹裘在身上，生怕吵醒了熟睡的张氏和鱼夕，辛好蹑手蹑脚地掩上房门，蹑着脚走下了阶梯，一个人迈着轻缓的步子，在潇湘楼后的别苑里闲逛起来。

今晚没有下雪，只余下白日里不曾化去的雪还堆积在各处。月色皎皎，在地上投下一片洁白的光。

沿着小道，她在一树树开得煞是娇艳的红梅间穿梭着。因着极寒的天气，这苑里的梅花正是怒放时期，香气缭绕，沁人心脾。

她也不知今晚为什么总是睡不安稳，听客栈老板说这别苑几乎无人来过，所以才敢在这夜半时分到此处打发打发时间。本来是为着消磨时间，但不想这里的梅花在月光下别有一番景致，是白天里看不见的。走着走着，就被这如仙境般的景色给吸引了去。

素手拈上一枝腊梅，辛好用嘴轻轻地呼出几口热气，将花蕾上的雪给吹去，喃喃道：“小梅花，你为什么总能在这般恶劣的天气中开得更为艳丽呢？现在时局如此混乱，匈奴胡人将我家国搅得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比这严寒的天气还让人心寒。我虽为尊贵的公主，却也不得不落魄至此。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像你一样经受住困境的考验呢？”

她从小就失去母亲，万事都靠着自己和张氏、鱼夕自力更生。深宫险恶，父皇虽然念着母妃之情偶尔会来看看自己，然而国事缠身，还有那么多后宫妃嫔和子女，根本不能护她周全。如果她不养成坚强不屈，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早就不知道被其他妃嫔和姐姐哥哥们害死多少次了。

除了司马邺和羊献容，几乎没人来她萧瑟如冷宫的华仪殿！

母亲逝后一个月的某天晚上，就被长姐常宁公主扮鬼吓得哭了一晚上，她嘲笑说她是没人疼没人爱的野孩子！

过了两个月，又被四哥捉弄，带她去骑马时却将她推了下去，摔得差点骨折，一群人围在旁边哄笑看着她狼狈地趴在地上。

五岁时不小心撞到三姐怀阳公主，滚烫的茶水泼在了她的新裙子上，结果她被罚在冰冷的地上跪了整整两个时辰，没有人上来劝一句话。

六岁那年的冬天，她站在湖边发呆，不知被谁从后面推了一把，结果差点冻死在冰冷的湖水里。幸而在最后一丝迷离之际，有一个人跳下来救了自己。可是她当时已经睁不开眼，迷迷糊糊，完全看不清他的样子，只觉得好像一团温柔的白光包围着自己，带着她慢慢地浮了上去。

那时，年幼的她还以为是天上的神仙下来救了自己，她的小手紧紧地圈着他的脖子，蜷缩在他怀里瑟瑟发抖，哆嗦着小嘴呢喃出声：“你是……是……天上的……神吗……来救……救我的……神……”

头顶上响起异常低沉而冷淡的声音，隐隐夹杂着一丝轻蔑：“弱小的汉人丫头，要不是我路过，恐怕沉到这池底冻成冰也没人知道。”

他看见了那个推她入水然后立刻跑开的小女孩，可是却没有上去揪住罪魁祸首。因为他根本就不关心她的死活，这样背后暗箭伤人，冤死枉死的事他看得多了，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幸好浑身冰凉，却不忘撅起小嘴反驳道：“我不是……不是……小丫头……我很坚强……”

远处依稀传来宫女的呼喊声，他扫了一眼那几个身影，将她放到地上。迅速地站起身来，却被她两只小手扯住了腰际的衣服，他皱眉看向她。

“你……你……要丢……丢下我……吗……带我……一起走……走……好不好……”她抖着青紫的唇仰头望着他。

那一刻，她只觉得跟着他就可以永远不必再受其他人的欺负！

还是一团柔柔的白光，不过这次好像能看见一团高大的黑影了，还勉强可见他颇长的身体，宽阔的肩膀。

他俯身，轻声在她耳旁一笑道：“小丫头，记住，要想活命就得学会坚强隐忍，直到有一天强大到把欺负你的人通通踩在脚下，让他们十倍百倍地奉还你曾经受过的苦！”

语气张狂而邪肆，仿佛毒液一点一滴侵入她小小的心脏。她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想开口说什么，又完全说不出，手中一滑，就无力地倒了下去，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幸好从怀里拿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来，光洁而精致，闪着温和的光泽。她淡淡一笑，他最终还是走了，她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没有看清他的模样，唯一留下的，就是最后一刻她从他腰间扯下的那块玉佩。

六年中，她学会了坚强隐忍，不再忍气吞声任由宫中的兄弟姐妹和奴才欺负，她学会了如何去反抗，如何去驳斥那些瞧不起她的人。可是，她一直深深地记得那个高大恍如神的身影，一直在寻找着他，寻找着那个重新给了她生的希望的人！

月光在女子身上镀上一圈莹白的光，使她仿佛融入了这幅绮丽而又清雅的白雪红梅图中。刘曜站在五步开外，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卷如画般的情景。

那身形娇俏的小女子神色带着一丝哀戚地定着眼前的梅花，口中似乎还在念叨着什么。也许是太过专注，竟丝毫没有注意到走近她身旁的他。

十指纤纤，肤如凝脂，映着红艳的梅花，更显暂白。微微颌首，一缕乌发调皮地垂落在胸前，平添一分俏皮。

只一眼，他就认出了她，是白天闯入房里的那个小丫头。

他不是让她走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还是一个人深更半夜地在这少有人来的别苑里？

幸好捧起双手，低头哈了几口气，一边搓着手，小脸早被冻得通红。站在这雪地里就一会儿，全身几乎已经僵硬，她不得不回房去了。

“你……”刚迈开的脚收了回来，看着立在不远处的男子，她惊得说不出话，急忙将手里的玉佩揣入了怀里。

刘曜锦帽貂裘，立在离她不远的地方。面前几枝梅花横过，皎白温润的月光自身后照过来，将他强壮高大的身躯投射在地上，拉出一片巨大的黑影。

看他眉眼上已积上了点点冰霜，嘴唇没有多少血色，她不知他在这里已经站了多久，是不是听见了她刚才的话。都怪自己太疏忽大意，她有些懊恼地想。

推开身前的雪梅，刘曜一步步踏雪而来，踩得地上咯吱作响。

缓步走到她跟前，他带几分探究地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高大的身躯压上前，瞬间便遮住了她娇小的身影，浑身带着一股强悍迫人的气势。

“我……”辛好后退一步，拉开一小段距离，在心里找寻着措辞，“我只是睡不着，随便到这里来逛逛的。”

她瞪着他，目光中带有明显的敌意。

刘曜没有说话，细细地打量着跟前的女子。他总觉得她很像一个人，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那人是谁。

“王弥没有放你走？”他一边思索着什么，一边漠然地问她。

辛好心里千回百转，他没有听见她刚才的自言自语，也没有认出来她是谁，那现在暂时是安全的。想了想，还是决定顺着他的话说，以免引起怀疑。

“嗯，大人说了明日早上便可以离开。”

“若是这样，”双手负在身后，波澜不惊的目光浅浅掠过她，刘曜一脸平静地说道，“还是早些回房为好，这里人多眼杂，你一个弱小女子半夜在外闲逛，也不怕被贼人给劫了去？”

你可不就是践踏我大晋的贼人吗？还好意思在这儿大言不惭地对我虚情假意，辛好在心里嘀咕着，嘴上却似乎是很温顺地回道：“多谢将军关心，那小女子就先行告退了。”

刘曜点点头，示意她不必再多言。

“将军！”一阵略显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由远及近。

辛好慢慢地往回走着，抬眼看着向她迎面跑来的人。

这男人身长约八尺，因为跑得太急，她看不清他的面容，但隐约也可以看出是一个久经沙场之人，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袍子，腰间系着皮带，身材不算魁梧，甚至有些偏瘦。

疾跑而过的男子只瞥了她一眼，似乎是愣了一下，随即就向着刘曜而去。

辛好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她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似的，细细一想，不就是白天那个在客栈里追着自己跑的人？难道他是那个紫衣男人的手下？于是她加快了脚步，只想着赶快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片刻之后，刚走出别苑，身后蓦然又响起声声杂乱的脚步，一个略带尖利的声音传来：“姑娘请留步！”

辛好猜想是那人认出了自己，哪里会听话停下，反倒是再也顾不得形象，近乎小跑般，提着裙子便向楼上而去。

王弥见她又想开溜，怕她再像白天里那般消失，也不再去追，在楼外寻了几个看守的士兵，满眼狠厉，低声吩咐道：“给我再去找几个人来，守在外面，不许任何人进出，否则格杀勿论！把这潇湘楼上上下下搜仔细了，见着穿青色襦裙的女子就抓来，要活的！”

几个士兵面面相觑，喏喏应着，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照着王弥的命令去做。

辛好累得大口大口喘气，关上房门，抚着剧烈起伏的胸口，惊魂甫定地靠在门前。

不多时，外面响起一片嘈杂的声音。

有被人吵醒骂骂咧咧的，有女人娇横责问的，还有士兵粗暴的敲门声。混乱错杂，整个潇湘楼被十多个匈奴兵给搅得鸡犬不宁，瞬间犹如白昼般。大家怒火中烧，却又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惹恼了这群野蛮的士兵。

“好儿，外面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闹？”被吵醒的张氏和鱼夕揉着迷蒙的睡眼，看向站在门前的辛好。

鱼夕起身，批了件外衫踱步到她跟前，见她满脸忧色，身上又是披着裘衣，还有未消散

的冰霜凝结在上面。

“你出去过？出什么事了？”

辛妤向她眨眨眼，将手指放在唇上，悄声说道：“嘘。鱼姐姐，若待会儿有人敲门，千万不要开，就只说这屋子里有人染了风寒，怕传染给他们。”

鱼夕听了听外面的动静，不由紧张起来：“是匈奴兵？”

辛妤点点头，有些无奈：“等躲过了这劫我再告诉你们详情。”

第二章 国破山河碎

张氏一听她们的对话，心下焦急万分，看这情形也出不去。此时困在房中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主仆三人只能如坐针毡般等着那一帮匈奴士兵来敲门。

黑暗中，幸好双手紧紧抓着衣襟，咬着唇，手心上竟泛起一丝冷汗。

约莫半个时辰后，门外响起几声粗嘎的叫声，伴着震天响的敲门声砸进她耳中。

“开门开门！”

幸好向鱼夕递了个眼神，鱼夕会意地点点头，走到门前，故作睡意朦胧地对着外面问道：“几位官爷，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我们奉命行事，捉拿一个贼人，赶紧开门！”门外的声音有些不耐地回道。

鱼夕面色清冷，却还是不得不放柔声音，婉转道：“我们并没有看见什么贼人。”

为首的匈奴兵已失去耐心，想着这小娘们竟如此啰嗦。原本好不容易得了个空能睡个安稳觉，却被叫来搞这档子事，心中早就积了火气，现在更是想找个人发泄发泄。房里的人迟迟不开门，显然是存心跟他过不去。

大力地砸了几下门，他粗鲁地大声叫道：“叫你开门就开门，少废话！”

鱼夕被他巨大的力道震得一退，咬牙低声道：“官爷，不是我不开门，是这房里有人染了风寒，怕连累了各位！”

那几个匈奴兵哪里听得进她的话，只觉得她是借口不让他们进去，她越是不开门，他们越是觉得蹊跷。

“要是再不开门，大爷可就要踹了这门了！”

幸好眼中一片愤恨，这些匈奴人，狗仗人势，若不是她现在流落在外，一定将他们通通抓起来打入地牢！

“好儿，现在可如何是好？难道天要亡我们吗？”张氏撑着疲软的身子，神色悲戚道。

幸好略略思忖，形势紧迫，她今晚恐怕是在劫难逃了，可是鱼夕和张氏却是无辜的，不该被她牵连了进来。

“鱼姐姐，嬷嬷，”打定主意，幸好卸下手上一只价值连城的血玉镯子递给鱼夕，“我这么多年来托你们的福才能活到现在，恩情感激不尽，可惜此后再不能和你们一起了。这镯子是母妃留下的遗物，你们拿了去当些银子，能走多远走多远。去北方也罢，南下也罢，再不要回洛阳了。”

鱼夕眼中含泪，蓦地便跪了下去，哀声问道：“公主这是要做什么？是赶我们二人走吗？”

“不是赶，你们也知道，若我被抓了去，一定是逃不出来的了。可是你们不一样，没必要为了我白白送命。”幸好心中也不忍她们离去，虽是生离死别的时刻，但毕竟是多年的感情，从小便相依为命的，怎能说分开就分开？

张氏拉住辛好的手，哽咽道：“都是奴婢的错，奴婢无能……若公主死了，我们二人也不会苟活！”

“嬷嬷……”终究是没忍住，幸好扑进张氏怀中，任凭眼泪肆流，打湿了裙衫。

“这小娘们儿……”一脚踹开了房门，闯进来的匈奴兵乍一见眼前的情景，倒被怔住了。

只见一蓝衫女子跪在地上，另一个青色襦裙的小女孩则是伏在一老姬怀中，三人都是默默啜泣着，仿佛是没看见他们般。

一个眼尖的小兵看见幸好，立刻便欢欣地大叫道：“就是她，就是她！”

王弥坐在一旁，抬眼瞥着被两个匈奴兵一左一右架着的女子，口气冰冷地说道：“你倒是

跑得挺快。”

幸好用力甩开身旁两双粗壮的臂膊，揉着被拽得生疼的胳膊，她昂着头，眼神冷清地看向他。

“不知道小女子犯了什么罪，要大人费尽心思来抓我？”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越瞧这容貌越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一般，王弥心下生疑，面色不善地问道。

“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女子，跟着嬷嬷和姐姐去往亲戚家，不巧遇见这大风雪，途经此处暂歇在客栈而已，不知大人到底要问什么事。”幸好也不退缩，直直地看着他，淡淡地回道。

王弥见她面不改色，一脸平静，疑惑更甚，难道是自己多虑了？

“那为什么见到我就跑？”狭长的眼中闪着精明的光，他仍是不依不饶地追问。

幸好气结，这人当真是牛脾气倔，非得问个一干二净。看他眯着眼，一脸若有所思地盯着她，她知道若编不出个说得过的理由，肯定是走不掉的。

“吱呀”一声，门被轻轻推开。

刚刚还神情倨傲，得势不已的王弥瞬间像换了个人，越过她，语带恭敬地说道：“将军，您怎么来了？这小事让属下处理了便是，不值将军费心。”

幸好偏过头向后一看，立马又转了回来。心里暗暗叫苦，这一个已经够难缠的了，偏偏还来了个更难缠的主儿，这可怎么办？！

“这就是你说的行迹可疑之人？”绕过王弥，刘曜走到她跟前坐下，自顾自地执起茶壶斟了半盏茶。

他的语气依旧冷如冰，听不出任何情绪。

王弥点点头，瞥了一眼幸好：“这女子三番两次见了属下便跑，且总是遮遮掩掩，属下以为她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这混蛋，倒像是把她说成了贼似的，幸好绞着衣角，恨不得上去给他两耳刮子。

在唇边浅呷了一口茶水，刘曜对着面前头低得快要埋入地下的人儿道：“怎么？心虚了？”

幸好一听这话，便知道他已经知晓白天里是她骗了他了。沉默了片刻，她索性豁出去了，猛然抬头，深吸一口气，故作无谓道：“我行得直，走得端，又没做什么亏心事，为何心虚？”

“行得直，走得端？”他睨了她一眼，有些好笑，果然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死到临头还这般嘴硬，“你倒给我讲讲，一个女子擅自闯入陌生男人的房间里如何？”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竟把他这个睿智过人的堂堂建威将军给糊弄了，传出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王弥听着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瞅着两人的神情，好像是早已经见过了，将军还说她闯进了他的房里，这是怎么回事？

“属下守卫不力，竟让生人进入将军房中，请将军责罚！”王弥霍的便跪下，满脸恳切。

刘曜把玩着翡翠绿的茶杯，骨节分明的修指轻叩着杯沿，发出一声声不大却又扣人心弦的声响。

“此事与你无关，不必请罪。”他褐眸一转，将视线从幸好身上收回。

王弥拱着手，沉声道：“将军，这小女子就交给了属下吧，一定重重罚她！”

“哦？”抚着下颌，刘曜饶有兴味地问道，“如何重罚？”

“拖出去重打三十军棍，”想了想，王弥的语气极是狠辣，“或者直接充为军妓！”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字字句句听得幸好浑身一震，面色渐渐苍白。

这人还是人吗？三十军棍，再强壮的男人都定会被打得皮开肉绽，更别说她区区弱女子，恐怕半数就几乎断了气了。如果被充为军妓，那更是生不如死，还不如直接杀了她来得痛快！

刘曜站起身，凑近她跟前，微微蹙眉道：“江山新立不久，敌国还未灭，怎能如此对待臣民？你这样做岂不是告诉天下人我大汉容不得前朝百姓？”

这番话虽是在责问王弥，但却是故意说给辛好听的。

“若真容得，也不会使洛阳尸横遍野，变成人间炼狱了。”乌眸染了冷意，辛好幽幽地说道。

腊月的天气最是阴冷，天空暗沉沉地仿佛要塌下来。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如刀割般疼。狂风呼啸着，卷起一团团雪球肆虐地翻飞，天地间一片雾霏，隔了十几步就叫人看不真切前方的景物。

及膝深的雪地里，一列长长的队伍在风雪中艰难地挪动着，厚重的铠甲本就使人行动不便，这逆风而行更让兵士们倦怠不堪。

辛好坐在马车中，撩起帘子一角，向外一看。只见漫天风雪，白茫茫一片，吹得人几乎睁不开眼。

“风大，”身旁传来刘曜略带慵懒的声音，好似没什么力气，“把帘子放下。”

不甘心地放下帘子，辛好却将身一背，靠着另一边去了。

这马车不大，铺着绵软厚实的狐毛皮垫子，中间还放了个暖炉，隔了外边的寒风大雪，倒是暖意融融，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冷意。

辛好假装没听见他的话，两手抱着臂膊侧靠着马车，思前想后都不明白这男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她明明已经冲撞了他，而他不仅没有惩罚她，也没有将她如犯人一般押走，甚至不顾王弥的反对与自己同坐一辆马车，要将她带在身边。

他说：“若你想活命，就跟着我。”

她不想与他形影相随，可是在对上王弥那一双布满阴鸷的眸子后，不得不妥协了。她现在在手无缚鸡之力，想要对抗一个匈奴将领是根本不可能的。她不知道刘曜为什么要救自己，也不知道到了平阳该如何逃走，澄澈的双眼渐渐黯然，辛好的心中一片茫然。

这两天马不停蹄地行军，她与他几乎都是待在这马车里，却很少说话，只有在兵士禀报行程时，他才对她说了句：“明日差不多该到了。”

刘曜半睁着眸子，一手将暖炉里的炭火给拨了拨，神色疲倦。见她离得很远的距离，几乎要贴到外面去了，他拢了拢滑落的貂毛披风，侧身躺下。

“离那么远做什么，想到外面去吹风？”

辛好回转了身子，慢吞吞地挪到他面前，面向眼带一丝揶揄之色的男子，终于忍不住再次问道：“你到底把嬷嬷和鱼姐姐怎么样了？”

一手捂住唇，刘曜轻咳了两声，拿眼瞅着满脸隐忍又似乎忍不住将要爆发的辛好，慢声道：“她们好得很。”

“那你让我见见她们！”她这两天一直跟着他，却从没有看见过鱼夕和张氏。她跟着他走前，他只告诉她让先遣的一小队士兵带着她们到平阳去了。

以手枕着头，刘曜合上眼，回道：“不信我？”

我凭什么要信你？辛好在心里纳闷地想着，嘴上却带着委屈：“见不到我，她们会担心的。”

“明日见到就不必担心了。”翻了个身，他不再说话。喉头里啞哑刺痛的感觉，略得有些难受，身上一阵阵发冷，漫入四肢百骸的无力感使他不忍再费气力。

辛好还想争辩几句，却见他背了身，好像是不想再理她的样子。她也有些气恼地扭了头，偏要掀起帘子一角，看向外面的遍地苍茫去了。

两人默然无语，就这样行了半日。

天色将晚，而这风雪却似乎没有任何停下的兆头。

王弥勒住了缰绳，看士兵个个满脸愁容，垂头丧气，走了一天的路早已经没了什么精神。他遮着眼睑朝前边遥望了一眼，回头向身旁的一个小兵道：“去禀报将军，今晚是否要在此处

宿营？”

那小兵应了一声，便一路小跑着奔向马车而去。

“将军。”正当辛好百无聊赖之时，帘子外突然传来一个士兵恭敬的声音。

而刘曜像是没听见一样，仍自顾自地躺着没有动。

小兵守在外面，被寒风吹得有些发抖，等了半晌也不见将军回话，以为是没有听见，便又高声道：“将军，侍中大人叫属下来问问您，今晚是否要在这里宿营？”

辛好见刘曜纹丝不动，心中嘀咕道，这人还真是架子大，人家在雪地里站了那么久也不理睬，这天寒地冻的，是存心冻死人吗？

实在看不下去了，她对着他低声说道：“外边儿叫你呢！”

可是他竟如充耳不闻般，依然没有丝毫反应。

“喂……”辛好耐不住性子了，她挪到他背后，一手扯了扯他搭在身上的披风。

被她一拉，披风顺势便滑了下去，落在了脚旁。辛好半跪着，一边想着这人睡得可真死，一边伸手推了推刘曜。然而他就是不动。她也顾不得了，一把将他翻了过来。

“你……”她有些讶异，他好像全身绵软得没有力度般，让她只一拉便整个人仰面躺着了。

在看到 he 面容的一瞬间，她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只见刘曜双目紧闭，眉头微蹙，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整张脸在紫色裘衣的映衬下苍白得骇人，嘴唇也是淡的几乎没有血色。

辛好一愣，一手附上他的额头，一片滚烫。再摸摸面颊和手，却又是冰冷异常。看这模样，难不成是染了风寒了？她记得嬷嬷生病时，早前也是这副样子。

全身仿佛浸在冰窖里一般，刘曜想要睁开眼，然而费尽了力气却还是徒劳，就像坠入了无尽的黑暗中，头痛得快要撕裂似的。突然间，一只略带暖意的小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立刻便死死地抓住了，无论那只手如何挣扎，他就是不放，生怕会弃自己而去。

“不要走……”他意识模糊，极力压抑着痛苦的感觉，抓着那手中仅存的一点温暖，缩了缩身子。

辛好看被捏得发红的手腕，挣脱不得的她无奈地咒道：“得了病还这般大气力！一定是老天爷开了眼，造了这么多孽，合着你该受这罪！”

原来，像他这样身强体壮的人也会生病！她忍着生疼的感觉，细细地看着他。虽然是久经沙场之人，但却少有武将的粗俗之感，没了白天里冰冷的神色，此时反而更多了一丝安宁之气。面容俊美若神，贵气不减。

她若不是司马族人，谁又知眼前这样一个气质谦谦的男子竟是杀伐决断，双手染满了几千几万人鲜血的杀人魔呢？！

“你们将军染了风寒了，看样子还昏迷了过去，一时半刻恐怕都醒不来的！”左思右想，她还是大声对外面的小兵说道。虽然她巴不得他死，但如今嬷嬷和鱼姐姐还在他手上，她不能只顾了一己之私。

那在狐疑着的小兵正不知该如何是好之时，一听见辛好这话，怔了一下，便忙不迭地往回跑。

第三章胡风吹朔雪

片刻，只见马车厚重的帘子被一掀，满脸焦虑之色的王弥探了半截身子进来，眼带怒意地看向辛好。

“将军早上还好好的，现在怎么就染了风寒？”他怀疑地问道。

辛好被刘曜抓着手，没好气地回道：“我怎么知道？”

捏了捏握在手中的剑柄，王弥杀意重重地逼问道：“你整日与将军形影相随，怎么会不知道？”

“你要是再在这里磨蹭，”她瞟了他一眼，淡淡的眼眸中全无惧色，“恐怕他就真的时辰不多了。”

向内看了看，王弥见刘曜仰面躺着，满脸惨白，整个人如同将死之人般毫无气色。他咬了咬牙，恨恨地看了看辛好便转身而去。

“冷……”薄唇中溢出一丝痛苦的嚅吟，刘曜更紧地抓住她的手，仿佛要将她的骨头捏碎似的。

辛好忍着剧痛，将披风重新搭在他身上，一边在心中恨恨地骂着，一边又将一旁的一件貂鼠裘胡乱给裹了上去。她被他抓着手，一时挪动不开，只好找了个舒服点的姿势靠在一旁。可就这样坐了约一个时辰，就在她几乎都要睡着的时候，也没见王弥回来。

难道叫随军的大夫要如此长的时间？辛好感觉有些奇怪。

见刘曜全身微抖，额上冷汗涔涔，她伸手一探，呼吸也是深入浅出，气若游丝，心里不禁有些急了。

“哎，”她拍了拍他的面颊，语气里满是焦急，“你现在可不能死啊！”

她明白，如果这男人现在死了，对自己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救不出张氏和鱼夕不说，只怕那王弥就抓着她不放了。无论如何，至少目前的境况下，她跟着他是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喂！大夫呢？你们这些属下怎么当的？！将军都危在旦夕了，你们还有心情在这儿站着闲聊？难道你们合谋设计着，意欲造反？！”一把撩起车前的帘子，辛好对着外边的匈奴兵大声吼道，语气冷厉，眉眼间全是愠怒之色。

那些个匈奴兵何曾听过这般话，一时间愣怔着，纷纷望向她。相互看了看，又窃窃私语起来，好像是才知道刘曜病入膏肓。

末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身材魁梧的小兵从人群中站出来，一脸不屑地看着辛好，口气粗鄙道：“张狂什么？你一个阶下囚有何资格在这里教训我们？若不是将军护着，看你还有点儿姿色，早就是爷我的胯下之臣了，哈哈哈！”

话毕，众人也跟着嬉笑起来，眼中尽是淫靡之色。

辛好咬着唇，小手紧握成拳，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这群禽兽！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一张张笑得放肆的嘴脸，默念道，姑且就让你狂妄这一时，有朝一日，待我司马氏重振山河，富国兴邦后，定将你们这群胡人千刀万剐！

“吵什么吵？！”王弥从一群人中钻了出来，厉声问道。

“难道军中没有随行的医官吗？若你们再不找人看看，他恐怕捱不过几个时辰。”辛好不等那群士兵回话，伸手朝里面一指。

王弥皱了皱眉，心下犹豫不决。他一边想，反正刘曜平日里也看不惯自己，此时死了就少了个跟他作对的人也好，说不定自己还能借此爬上更高的官职。但现在整个军队被这小丫头一吵，尽人皆知，他倒不好不管了。毕竟这些士兵都是跟在刘曜手下几年的，他此时不闻不问，要是刘曜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想了想，对辛好是更加忌恨。眼中精光一闪，他冷声道：“我当然有法子治好将军，用不着你在这儿指指点点。”

言毕，从怀中掏出一包东西随手扔进马车中，边往回走边道：“这是军中仅剩下的一包草药，将军既是因你染了风寒，就由你负责治好，若出了什么差错，唯你是问！”

辛好见那一抹扬长而去的身影，愤恨地咬了咬牙。他这分明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存心与自己过不去！这里没器具熬药，怎么将这草药喂进那人口中？若她医不好他，那王弥便有借口将她抓起来了。

苦着脸坐在原地，思索了许久也想不出法子，她对着那还处于冰火两重天中的男子道：“早不生病晚不生病，偏巧在这时候！你要是在并州城里病了也好啊，至少还找得到大夫，现在可怎么办！”

她气恼地将他腰间系着的一个牛皮水袋和一柄短小匕首扯下，在马车里翻来翻去地找了半晌，终于翻出一个碗状的东西。也顾不得这通体碧绿的器皿到底是何用处，便将那一包草药倒了进去，又打开水袋盛了半碗水，一手用那小刀就使劲儿捣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冷热交杂的感觉渐渐退去了些，但刘曜还是觉得身体里异常冰冷，嘴里干涩得如同火烤着般。努力地动了动手指，他微微睁开眼，透过一丝缝隙，只见那身着青衫的女子正半跪在身旁，费力地捣腾着什么，口中还念念有词道：“怎么就让我遇上了这么个人呢！真是……”

辛好不经意地回头，一见男子正半阖着眸子，定定地看着她，立刻松了一口气：“你醒了？”

“你刚才说什么？”他苍白病弱的脸上看不出是何情绪，但那双深沉难测的眸子中却流露着一股异常犀利的光芒。

“刚才？刚才我有说什么吗？”辛好侧了侧头，笑得有些心虚。

这男人，都病成这副德行，耳朵竟然还挺机敏！

刘曜见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神情，心下好笑，难道她真当自己病昏了头什么都不知道？虽然身体难受，但他的意识却不是完全混沌的。

“扶我起来。”他抬起一只胳膊，气息微弱地说道。

辛好忸怩着，慢吞吞地靠过去，不情愿地将他扶起来靠在了软垫上，又迅速地退回了远处。

“喂水。”他勉强撑起一只手揉着额头，脑袋像是被万千蝼蚁啃噬着，一寸寸地绞痛着。

“啊？”她像是没听清他的话似的，愣愣地看过去。

刘曜见她一脸呆呆的样子，皱着眉，语气也带了些许恼意：“愣着做什么？难道你觉得我有力气自己喝水吗？”

“哦。”辛好低低地应了一声，心里也是极为不爽，他这算是在吩咐她？

打开水袋，她心不甘情不愿地移过去，双手拿着水袋将袋口递到他唇上。

咽下几口温润的水，干涩的口中顿时舒服了许多。抿了抿唇，刘曜摆摆手，推开了水袋，无意间却瞥见了辛好手腕处那一抹青紫的印痕。

“手腕怎么回事？”他靠着垫子，低声问道。

瘪了瘪小嘴，辛好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遮住那一圈痕迹，道：“那就要问问你自己了！”

刘曜抬眸，有些不解地看向她：“问我自己？”

移了移位置，她不再理他，拿起那小刀又使劲儿捣起药草来。

扶着昏沉的额头，他想了想，难道是在昏迷之中抓住了她？他记得在痛苦不堪的时候，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时手上隐隐传来淡淡的暖意，他拼命地抓着那丝温暖，一刻也不想放松。这样想来，应该就是她吧。

“疼吗？”他问道，眼神捉摸不定。

辛好很想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声道“把你的脖子用绳子勒成这样子就知道疼不疼了”，但还是将满肚子火气给强压了下去，只淡淡地回了句：“你担心下自己吧，染了这么重的风寒还逞强，这冰天雪地的，要是真死在半路，神仙也救不了你！留在并州把病医好了再走不行？”就不至于现在连累着我受罪，她在心里默默地加了句。

一缕气味飘了过来，刘曜往她那儿瞥了一眼，道：“你在弄什么？”

辛好看那药草差不多已被捣碎，她揉着酸麻的双臂，低头嗅了嗅，却是有些难闻。掩了掩鼻子，她一手伸着将那一盅泛着黑绿的汁水递到他面前：“喏，把这喝了。”

褐眸朝她手中一看，一团污秽之物，看不出到底是什么，还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难闻气味，他蹙着眉头，冷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救你命的东西！”辛好没好气地回道。

见他一脸嫌弃，甚至眼带怀疑地盯着她，她突然觉得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不是为了嬷嬷和鱼姐姐，她才懒得管他！辛辛苦苦地捣好药给他，他竟然还怀疑她居心叵测？这男人还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刘曜瞅着她平静如水的面容，突然长臂一伸。

辛好始料不及，还没反应过来就撞上了一堵冰冷的墙，等她惊异地抬起头，才发现自己被一手扯着胳膊，拉到了他胸口前。

“你会好心救自己的敌人？”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目光透着一抹阴郁，深邃的凤眸如一汪寒潭，浮着冰雪般的寒冷。

极度不适应这般近的距离，辛好拍开他的手，坐直身子，将那一盅药汁收了回来。

“不喝算了！”说着，便向后一扭，作势要倒在外面。

然而她还没起身，手腕就被捉住，接着被刘曜一拉，顺势就端在了他唇边。就着她的手，他闭着眼，仿佛是极力忍受着什么，大口大口便喝了下去。

辛好看他英俊的眉眼，拉着自己手腕的修指，小脸却不知怎的，腾地有些烧起来。为避免他察觉，她故意撇开脸，移开了视线。

刚刚还阴着一张脸，此时又突然变了个人似的，靠着那软垫，神情淡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她将那剩下的残渣倒出，回头对着那小憩着的男子咕哝道：“要真是毒药就毒死你好了。”

虽然那药汁味道难闻至极，入口也是一片焦苦，但好歹也是治风寒的药。刘曜并非惧死，而是觉得若真死在这冰天雪地里，他心中着实不甘。想来鱼夕和张氏还在手上，这小丫头也是没那个胆子害自己的。

合着眼，耳旁传来她喋喋不休又带着怨怒的话语，他也懒得再去管。

这风寒恐怕早在出洛阳之时就染上了，但他一直强撑着，以为必定能到平阳，那时再医治也不迟，却不想在半途中就已经支持不住了。再加上他近来操劳过度，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若一再拖延，势必会大病一场，甚而危及性命。

军队里早没了粮草，刘曜担心士兵们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眼下身体疲软，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等着快些到平阳才好。

这样折腾了大半晚上，辛好累得腰酸背疼。见刘曜呼吸平顺，面色也稍稍好转了些，她终于挡不住浓浓的睡意，靠着车壁，蜷着双腿，一手撑着面颊便睡了过去。

雪渐渐停了，寒风在夜里却刮得更猛烈，呼呼作响，卷起地上散乱的杂草和枯叶乱翻飞舞。沉寂的夜色中，只听见行军的士兵们踏雪发出的咯吱声和铠甲兵器相撞的声音，混乱交错着，尤为清晰。

一轮弦月挂在暗沉的夜空中，在雪地上投下朦胧的光，照着前行的路。

“去看看将军的病是否好转了些。”王弥侧身对身旁的一个小兵低声道，神色不明。